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

左編

將類

分鎮

西魏韋孝寬

山西

韋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累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煽誘邈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欵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

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峭澗遂清、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爲辨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

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
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從
旣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
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
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峭東來圖汾地我
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
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
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帝公子孫雖多數不
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
勛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齊人解宜陽之圍經畧

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光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光云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旣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字又言高山不摧白崩樹不扶

自堅令譟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鄒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書奏武帝遣小司寇元衛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已而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敕之所深嘆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

應接之孝寬尅其西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
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
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何如
孝寬對曰臣今衰老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
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

唐李抱真

李抱真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世居河西抱真沈慮
而斷爲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
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
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歟其下曰

子儀爲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爾誠以子儀領朔方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旣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凡九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成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刈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不賞罰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旣不稟於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德宗嗣位領昭義節度建中中田悅反

八
卷之三
園邢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
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遂解臨洛邢之圍
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會朱滔
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幸奉天聞問諸
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
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
中離阻其奸爲群盜所憚興元初滔悉幽薊兵與回
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旣竊名號則欲臣制諸
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群盜抱真乃遣客賈
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

抱真將自造其壁委軍事於司馬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耻亦惟子卽以數騎馳入見武俊

漢耿弇

山東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父況以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爲朔調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嘗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畧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况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

自固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與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與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與弊賊卒爲降虜。爾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犄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爾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以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弇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

議弁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
邑人、上谷太守、即弁父也、發此兩郡、控絃萬騎、邯鄲
不足慮也、光武官屬心腹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
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
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弁走昌平就況、因說況
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弁與
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
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斬
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
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

初計

爲邯鄲來衆皆恐。旣而悉詣營上。謂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况大將軍。興義侯。使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况勸永不應召。令詣於光武。光武遣永復郡。北還。而代令張犇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爲援助。光武以弇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犇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况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

救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克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
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舂入造床下。請間因詭
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
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
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擄掠財物。劫掠婦女。
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生莽朝。又銅馬赤
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
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
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
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

也。今吏士灰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
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弇爲大將軍，與兵漢北，發幽州
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漢亦誅苗曾。於
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
青犢又追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
鋒，輒破走之。建武三年，弇從幸舂陵，因見，自請北收
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
富平、護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
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亦少不得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
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

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微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畧况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追封况爲喻麋侯乃命弇與朱祐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爲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况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况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弇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

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

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將軍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至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洶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

善攻者敵
不知其所

之晨夜徹守至期夜半奔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
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弁曰不然
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
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
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
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
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
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
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弁
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

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率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劍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且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

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出。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祖。

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
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
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
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弁傳步詣
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
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輜皆罷遣
歸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
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八年從上隴明
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堡皆下之
弁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折挫十二年况

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爲中郎將弁
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况卒
謚烈侯少子霸襲况爵十三年增弁戶邑上大將軍
印綬罷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
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東漢寇恂

河南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主郎起遣將恂上谷急
况發兵恂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
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鄲方盛力不
能獨振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

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郡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與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

不計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肆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將軍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

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卽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

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國。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改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復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

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玉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恂歸潁川。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

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
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
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
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關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
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翼及漢
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抵隴阨及囂死峻據高平
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大中大夫竇士武威
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
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
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

蜀見

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
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
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卽降引耿弇等五營
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殺其使而降其城十二年卒
謚曰威侯

唐李光顏

河南

李光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從河東軍爲裨將
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
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劍南數舉
旗陷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洛二

州刺史元和元年討蔡以陳州刺史擢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澠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徃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劍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當此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知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澠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矛創甚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則小澠河之堡可乘且重胤不

可破遣大將田頴宋朝隱襲其城夷之賊失資聚弘
怒不救重胤令節度取頴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
顏不敢拒會中人景忠信至知其然卽矯詔械繫在
所馳以聞有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言帝謂弘使
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弘不
悅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
入帝大悅厚資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
月敗賊於鄆城死者十三數其甲凡三萬悉盡雷公
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鄆守將鄧懷金大恐其令董
昌齡因是勸懷金降且來請曰城中兵父母妻子皆

質賊有如不戰而屈且赤族請公攻城我舉火求援
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顏許之賊已北昌齡奉
僞印懷金率諸將素服開門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
五十版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
以撓巇之乃飭名姝教歌六博襦褕珠琲舉止光麗
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於外恭進
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
置酒引使者以待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
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
妻子蹈白刃柰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

光顏厚恩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乃厚遣使者還之。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洹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去，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董重質棄洹曲軍降愬。光顏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召對麟殿，賜與蕃渥。仍鎮忠武。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謚曰忠。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詐師

勤悍常爲諸軍鋒故數立勲王仙芝黃巢反諸道告
急多請以助守大校曹師罕以千五百人隸招討使
宋威張貫以四千人隸副使曾元裕僖宗倚許軍以
屏蔽東都有請以爲援卒不報大將張自勉討雲南
党項龐勛亂解圍壽州戰淮口以功累擢右威衛上
將軍至是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解宋州圍威忌自
勉成功請以隸麾下且欲殺之宰相得其謀不聽以
自勉代元裕

元阿禮海牙

天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阿禮海牙南迎至於汴

近河南俗
民西之語

郊見焉。帝命復鎮汴省。時當艱難之際，海牙高價糴粟以峙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恬馬民間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即位之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府結連靖安王等起兵，東擊潼關，海牙開府庫量出鈔二十五萬緡，屬諸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朶列圖軍河南以禦之。令都鎮撫卜伯率軍吏巡行南陽、高門、武關、荆子諸隘，南至襄州二江之口，督以嚴備。萬戶博羅守潼關不能軍。是月二十五日，只兒哈之兵突出潼關，東掠閬鄉，披靈寶，盪陝州，新安諸郡邑。放兵四劫，迤邐前進。河南告急之使狎至，而朶列圖

亦以兵寡爲言。十月一日，海牙集省憲官屬，問以長策。無有言者。海牙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于幾旬。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鄒砲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鄧州兩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貲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鄧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以汴、汝、荆、襄兩淮之馬，以給之。府庫不

足則命郡縣假諸殿富之。安豐等郡之粟遡黃河
運至于陝。糴諸汴汝近郡者。則運諸滎陽以達於虎
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
惟命。卽日部分行事。自伯顏不花王以下及省之屬
吏與有官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廉訪使董守中
在南陽。廉訪使卜顏在虎牢。分遣兵馬以聽其調用。
饋餉之行。千車相望。阿禮海牙親閱實之。信以期會。
自虎牢之南至於襄漢。無一不畢給。蓋爲粟二千萬石。
豆如之。兵甲五十五萬。芻萬萬。是時朝廷置行樞密
院以總西事。襄漢荆湖河南郡縣皆缺官。海牙便宜

擇材以處之。朝廷皆從其請。是月西兵逼河南。行院使來報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磁。南行者過武關掠鄧州而殘之。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橫絕數千里。所過殺官吏。焚廬舍。虜民人婦女財物。賊虐殄盡。西給蜀兵至矣。海牙益督餉西行。遣行院官塔海領兵攻南行之兵。而又設備於江黃。置鐵繩於峽口。作巨艦以待戰。十九日師與西兵遇於鞏縣之石渡而溯廣。所欲大原之兵最爲可用。甫至未及食。或趣之倍道以進。轉戰及暮。兩軍殺傷與墮澗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爲敵有。兵儲巨萬。一旦悉亡焉。

行省院與諸軍歛兵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海牙前後遣使告于朝，輒爲也。先捏留不遣，不得朝廷音問。已二十日，海牙亦憂之，親出行撫其民，乃修城闕以備衝突，立四門以通往來，戒卒伍以嚴守衛。時雖甚危急，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衆賴以安。十一月六日，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海牙召行院將帥憲司與凡在官者而告之曰：「荷國厚恩，唯有一歿以報上爾。」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退保吾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我乎？且吾甲兵非不堅勁，芻峙非不豐給，而弗利者，太平日

久將校不知兵吏士不練習彼所以得披猖至此彼誠知我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爾何足慮乎吾今遣使告於朝請降詔大赦育從註誤比詔下先募士以卽位詔及朝廷招諭之文入其軍明示利害君整大軍西嚮以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數千上龍門繞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投退無所歸成擒於鞏洛之間必矣而我軍所獲陝西官吏命有司羈而食之一無戮衆曰諾唯命卽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以行會有使者自京師還言齊王已克上都奉天子寶璽來歸刻日至京矣海牙乃置酒高會於省堂以賀發書

告屬郡報諸江南三省而募士得蘭住者齋書諭之
西人猶榜掠蘭住訊以其實而朝廷亦遣都護月魯
從十餘人奉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人殺其從
者之半械都護以送諸荆王所荆王時在河南之白
馬寺以是西人雖未解散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
兵至猶豫不敢進朝廷又使叅政馮不花親諭之乃
信服靖安王遣使四輩與蘭住來請命逡巡而去難
平海牙乃解嚴報捷歛餘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人
之被俘掠者歸其家凡數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皆
遣還其所海牙自始至鎮迨乎告功居汴省者數月

從以功遷陝西行御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

左編

將類

分鎮

東漢吳漢

四川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
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
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
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
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
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

太得儒力
此生亦不
浪

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齋以請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旣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
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
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
者卽拜大漢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
苗曾聞之陰勒兵敕諸郡不肯應召漢乃將二十騎
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卽擣兵騎收
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彌從遂
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
馬甚盛皆曰是肯寧分兵與人邪及漢至幕府上兵
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

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擄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旣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

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夫人可將

初躬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奏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褰創而起惟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軍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旣死。二城皆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十一年。

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荊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述將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

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旣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太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屬之曰。吾冀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立處受圍。勢旣不接。

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君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軍。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

漢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柴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

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
病。薦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
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謚曰忠侯。

魏鄧艾

以田功起

時人笑之
司馬奇之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
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
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
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
太尉司馬懿。懿奇之。辟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
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

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諭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懿善之事。乃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

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叅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羗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

江統資戎
之策

并爲一部。又上言曰：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吏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羗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羗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將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父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

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於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卹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恪歸果見誅遷充州刺史高貴鄉公卽位進封方城亭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堤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

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畢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趨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趨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師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

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城都二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冬十

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璫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請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下六十餘人面縛與視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

觀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擄掠，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縣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爾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爾。有識者笑之。」艾言司馬師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資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

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師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

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鍾會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詔書檻車徵艾以衛瓘監軍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縣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緩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

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撫然不樂

蜀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州辟爲從事以父冏昔爲郡功曹值羗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諸功曹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

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

壯哉惜不
生於漢武
之世

曰夏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延熙
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
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
共錄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
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
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
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
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禕卒夏維
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

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譴，而隴以西亦騷動不寧。維

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行後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往、住亡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

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日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開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並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閭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

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傳僉格鬪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

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欽閣，以自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吝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走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郫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

蓋會與維出則同羣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
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郤艾艾
檻車徵國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維知會有異
志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
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
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
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
懽甚艾既就禽遂決意謀反欲使維爲前驅自將隨
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
河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

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慤烈獨坐，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梃數千，欲悉呼外兵梃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

士相得斬會及維死喪狼籍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宋吳玠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千人父葬永洛城因徙焉少
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
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隊將從討
方臘破之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
斬首百四十級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略

首尾只是
據地險

須繪山諸
關圖

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爲前鋒進據清溪
嶺逆擊大破之追犇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
路兵馬都監三年宣撫使張浚巡關陝叅議軍事劉

子羽誦玠兄弟木勇浚與玠語大悅卽授統制弟璘
掌帳前親兵尋以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
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九月浚合五路兵欲
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
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
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
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
而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
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
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

善用兵者
能便使敵
人前移不
得合

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此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電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

與弟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
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
忠義將士感泣願爲用金人自起海角徃於常勝及
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婁宿死兀木會諸道兵
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
渭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
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
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塏
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木中
流矢僅以身免亟剗其鬚髯而遁張浚承制以玠爲

鎮西軍節度使、璘爲涇原路馬度軍副總管、兀术旣
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撒離喝爲陝西經略使、屯
鳳翔、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興
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
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
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
古撒離喝自商於直隲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
長驅趣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
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
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

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
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後者代
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
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會
玠小校有得罪犇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
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退保西縣子
羽退保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
震子羽從兵不滿二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
玠書訣別玠得書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
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

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鳳翔子羽玠謀邀于武林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援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

介得先著

八編類纂

卷二十四

三

敵不得合
而我合

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克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剌。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人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埽盡地。謂諸將曰。死則死。退者斬。

金分軍爲二元木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兵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

以下皆攜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陞定國軍承宣使六年兼營田大使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及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遷四川宣撫使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近

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虚心詢受雖爲大將
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
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死胡世將
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
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
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
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
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
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
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

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追封浩王。玠素不爲威儀。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某所以屢出者。爲此也。幕客乃服。

宋吳璘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旣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宣撫司事至河池璘見之

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爾騎兵疾馳不
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
葺糧運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
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
謂當外固歡和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
近兵官賀仔諜知撒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
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
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爲伐謀之備
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
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

備世將尋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
諸路軍馬撤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
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
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
政同至叅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
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
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渥之
涇原命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將拒于石壁砦
敗之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鵲眼郎君以三千騎衝
璘軍以驍騎擊走之鵲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

及女真百十有七人與金統軍胡蓋戰剡家灣敗之
復秦州及陝右諸郡胡蓋習不祝二酋老於兵據險
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
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
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使及
王彥銜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上嶺寂
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
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
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
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

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

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發增損之不同。則係手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四川宣撫使吳璘遣中軍統制杜寔傳令於州防禦使向起。利州兵馬鈴轄。

吳挺及保寧軍節度使姚仲其略田軍行並促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稼勿毀民財逮敵欲戰必成列爲陣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一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陣卽全軍俱發或敵兵距約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約射如初然後全陣俱發或敵立直犯拒馬令甲軍搶手畚依拒馬枕槍擯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真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偽地兵首領僞爲女真金人首級冒賞者罪亦如之先

是遣杜寔示陣式于諸將以步軍爲陣心爲左右翅翼馬軍爲左右肋拒馬環于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管陣敵制一統領四主陣撥發各以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馬多寡陣兵二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爲陣心者一千有六步軍搶手五百有三射弓手二百有二輿拒馬者二百居陣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陣將官二百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一百六十有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都爲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二將官二訓練

一管隊十隊兵乘騎者二百四十八右肋亦如之雖其間有貼撥輔陣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可以見矣

宋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人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陞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

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金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四川安撫制置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上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下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

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璡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卽出見之，與分延抗禮。賓館之，玠久欲誅王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

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國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狶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隸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頌其衆。

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又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价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

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之治蜀也。在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旣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闢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託。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進退。遂來讒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齋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誅之。

義遭論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

元來阿八赤寧夏人、父木速忽里歸太祖、選居宿衛。
憲宗卽位、大舉伐宋、攻釣魚山、命諸將議進取之計。
木速忽里言於帝曰：「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
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而已。地削勢弱、兵糧皆仰給
東南、故死守以抗我師。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藩
屏、皆新築之城、依險爲固、若頓兵堅城之下、未見其
利、曷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五萬、命宿將守之、與成
都舊兵相出入、不時擾之、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
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東下、被忠涪萬夔

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涸瞿唐三峽不日可下
出荆楚與鄂州渡江諸軍合勢如此則東南之事一
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卽走矣諸
將曰攻城則功在頃刻反以其言爲迂卒不用世祖
卽位問川蜀之事阿八赤歷陳始末誦其父前所言
以對世祖撫掌曰當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平二
十二年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授湖廣等處中書省右
丞領中衛親軍千人翊導皇子至思明州賊阻險拒
守於是選精銳與賊戰于女兒關斬馘萬計餘兵棄
關走於是大軍深入進至交州陳日煊空其城而遁

阿八赤曰賊棄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之敵而乘之耳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癘作賊弗就擒吾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屢遣使約降欲以賂緩我師諸將皆信其說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烜不降擁衆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往攻之屢與賊遇晝夜迎戰賊兵敗遁會將士多疫不能進而諸蠻復叛所得關阨皆失守乃議止師選諸軍步騎命先啟行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高陵射毒矢將士裹瘡以戰諸軍護皇子出賊境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阿八赤中毒矢三首項股皆腫遂卒

元拖雷

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太宗伐金拖雷帥師以從鳳翔既有降人李昌國者言金主遷汴所恃者黃河潼關之險爾若出寶雞入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金人聞之寧不謂我從天而下乎拖雷然之言於太宗太宗大喜語諸王大臣曰昔太祖嘗有志此舉今拖雷能言之真賽因也賽因猶華言大好云遂大發兵太宗以中軍自碗子城南下渡河由洛陽進幹陳那顏以左軍由濟南進而拖雷總右軍自鳳翔渡渭水過

竇維人小潼涉宋人之境沿漢水而下期以明年春
俱會于汴遣使詣宋假道且約合兵宋殺使者拖雷
大怒曰彼昔遣苟夢玉來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乃
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進襲四川陷閬州過
南部而還遂由金取房前鋒三千人破金兵二十餘
萬于武當山趨均州乘騎浮渡漢水遂敗金大將合
達于鄧州之西從太宗收定河南諸郡由中渡入真
定過北口住夏于官山薨子十一人長憲宗次四則
世祖也憲宗立追謚曰英武皇帝廟號睿宗